

## 第一章 大雨沖開了新墳

鴉青色的天空掩映著遠山，雨後的山村裡到處溼漉漉的，到處都是黃泥漿。牛角村的村民都不敢出門，就怕泥漿打溼保暖的棉鞋，但孩子們可管不了這麼多，雨停了就像放養的牛一樣，到處追逐嬉鬧。

「來，來追我啊。」

「別跑！我抓到你了。」

「不許耍賴，這次輪到你了。」

童言童語，開心的嬉戲聲讓大人們也露出了笑容。

山坡下卻突然傳來撕心裂肺的哭喊聲，在雨後的村莊裡顯得特別刺耳，孩子們都停了下來，大人們也跑出屋來，一起往山坡下傳出聲音的兩間茅草屋望去。

「作孽啊，那賭鬼施大貴又打他家的瘋婆娘和女兒了吧？」

「這施大貴真不是個東西，他娘用積蓄給他買了個媳婦，他倒好，一天一小打，三天一大打。」

「唉，那瘋婆娘也是個可憐的。」

「唉，最可憐的是那兩個娃，現在肚子裡還有一個，唉……這日子怎麼過得下去？」村民們三三兩兩的湊在一起邊看邊搖頭，卻沒有一個人去看看那邊的情況，更沒人過問。因為那施大貴不僅好賭，還脾氣火爆，誰敢多嘴一句，他就鬧得你家不得安寧，這山村旮旯裡，誰家都不好過，久而久之，大家都麻木了，頂多就是嘴上說幾句可憐的話。

遠遠的看見一個小女娃拚命的追著前面的男人，幾次摔在泥漿裡，又快速的爬起來，衝上去抱住他的大腿，「爹、爹、爹，我姊姊呢？我娘呢？你把姊姊背到哪裡去了？」

小女娃緊抱著不撒手，淚水在滿是泥漿的臉上沖出了兩道痕跡，看著就可憐。

「放手！妳這掃把星，若是耽擱了老子贏錢的吉時，老子就剝了妳的皮！」施大貴彎腰掰開小女娃的手指，可那小女娃也是個倔強的，立刻就抱緊，施大貴更不耐煩，用力甩腿。

啊！眾人尖叫一聲，眼睜睜的看著小女娃被他甩了出去，撲通一聲，她被甩進村民從河裡引水進來洗衣服的水池，而施大貴看也不看一眼，拔腿就跑。

村民愣了愣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——這個施大貴好生冷血啊，自己的親閨女掉進水池裡了，他居然瞧都不瞧一眼，這還是人嗎？

一抹青影飛快的朝水池跑去，在眾人還沒回過神時，已把小女娃從水裡撈了起來。

「哇——峰林哥，我姊不見了，我娘也不見了，我爹把我姊背到山上去了……嗚嗚嗚……我爹說我姊死了，他背去埋了……」施安樂哭哭啼啼，斷斷續續的說著，她緊緊抓住嚴峰林的手，「峰林哥，你快去救救我姊，我姊怎麼會死呢？不會的、不會的，對不對？」

嚴峰林已經傻眼了，那個眸含春水清波流盼、香嬌玉嫩面如花嬌、一顰一笑動人心魂的施安寧死了？他倏地心痛得像是被萬箭穿心，雙目赤紅，用力的握緊了施安樂的肩膀，聲音顫抖的問道：「妳姊怎麼了？」

「我爹說她死了，他背去山上埋了，可我不信，我姊不會死的，嗚嗚嗚……」嚴峰林腦中一片空白，跌坐在地上。她死了？怎麼可能？昨天還看見她在菜地幹活的。

「妳爹背著妳姊去哪座山了？」

施安樂吸了吸鼻子，道：「往我家後山去的，我娘已經過去了。」

嚴峰林顧不上施安樂了，衝著那邊看熱鬧的婦人道：「姨母，妳帶安樂回家換身衣服吧，她家裡沒人，我去去就回。」他的姨母賴氏是施安樂的大伯母，這點小事應該不會置之不理吧？

「峰林，你要去哪裡？」嚴峰林的娘小賴氏在自家門口急急的喊道，看他頭也不回，她氣得直跺腳。

賴氏在一旁一邊嗑著瓜子，一邊輕蔑的笑了笑，「一定是去找施安寧那丫頭了。」

「姊？」小賴氏一聽，急了，她的兒子是要考秀才的，哪能跟那賭鬼和瘋婆娘的女兒搞在一起？

「呸。」賴氏吐一口瓜子殼，看著火燒眉毛的小賴氏，道：「急啥？妳沒聽到嗎？那丫頭已經死了，被施大貴背到山上埋了。」

小賴氏聞言，重重的鬆了一口氣。死了就好！省得拖了她兒子的後腿，那個施安寧長得跟瘋婆娘一模一樣，嬌豔如花，不知迷了村子裡多少男人的眼，這樣的禍水，死了最好。

旁人見賴氏一直嗑瓜子，完全不理在水池旁凍得瑟瑟發抖的施安樂，便有人不忍心的提醒，「孩子凍得不行了，要不妳先把她帶回家換身乾衣服吧？」

「要妳多嘴？」賴氏恨恨的吐了瓜子殼，指著對方就罵，「孫婆子，誰不知妳心慈啊，要不，妳領回家去給她換身衣裳？有這功夫說人家，做好事的時間都有了。」孫婆婆一聽，頓時氣得面色鐵青——這施家全都是什麼人啊？一個比一個不是人！眾人想要勸孫婆婆，可孫婆婆已大步走了出去，心疼看著凍得嘴唇都發紫的施安樂，「走！小丫頭，跟孫婆婆回家換衣服。」

「我不去！」施安樂用力搖頭，「我要回家！待會我姊和我娘回家後若是找不到我，她們會擔心的。」

賴氏涼涼的道：「妳姊死了，妳那瘋子娘一定是跟著哪個野男人跑了。」

「妳胡說！」施安樂大吼一聲，雙目圓睜，恨恨的瞪著賴氏。

賴氏被她這麼一個小孩當眾喝斥，哪摺得下面子，立刻就衝了過去。

施安樂見狀馬上躲到孫婆婆的後面。

「賤丫頭，妳給我出來，看我打不打死妳？」

「我才不要。」

「妳出不出來？」

「不要！」施安樂當然知道，出去了一定討打。她輕扯了一下孫婆婆的衣服，仰起頭可憐兮兮的看著她，「婆婆，妳可以帶我回家嗎？」

孫婆婆瞧著，心不由一軟，牽過她的手，「走吧！」

賴氏趁機就要衝上去打施安樂，被孫婆婆攔了下來，「妳這麼做也不怕被左鄰右

舍笑話，一個大人欺負一個六歲小孩，妳還真是好意思。」

「妳！」賴氏朝周圍的人掃了一眼，就聽小孩子們齊聲道——

「羞羞臉，大人欺負小孩，羞羞臉——」

賴氏暗咬銀牙，扭頭拉著小賴氏走了。

孫婆婆長嘆了一口氣，「安樂，咱們回家吧。」

「謝謝婆婆。」

另一邊，嚴峰林一口氣衝到施家後山，猜想以施大貴好吃懶做的個性，一定不會走太遠。果然，不到半山坡，他就看到顧氏跪坐在一堆黃土前，一邊徒手挖泥巴，一邊哭喊，「安寧、安寧，娘來救妳、娘來救妳……」

看著眼前這一幕，嚴峰林扶住一旁的小樹，才沒讓自己跌坐在地上。

那新的黃土堆，那挖土的婦人，那絕望的哭聲……施安寧真的死了嗎？

他踉踉蹌蹌的走過去，青色舊長袍已被路旁樹葉上的雨水沾溼，此刻正緊緊貼在身上，讓他渾身發抖。走到新黃土堆前，就再也站不住，跌坐在地。

顧氏回頭看了一眼，立刻哭道：「峰林，快，快幫幫孀子，快把安寧救出來！」

「孀子，安寧呢？」

「她被那黑心的施大貴給埋了，你快救救她啊，救她……」

埋了？真的死了嗎？嚴峰林沒有動手挖，而是失魂落魄的坐在地上。

轟隆幾聲，豆大的雨水落了下來，嚴峰林繼續傻坐著，顧氏則哭著刨墳。

所幸施大貴那個懶鬼挖的坑並不深，不一會兒就被雨水沖開了，顧氏摸到施安寧的臉，挖得更快更小心了，「安寧，別怕，娘馬上就救妳出來，別怕啊……」

是誰？是誰焦急的喚著她？

施安寧動了一下，好痛！身子似乎動不了，像是被什麼壓住了一樣。

「峰林，快點幫把手，我看到安寧了！」顧氏急急喚道。

嚴峰林回神，蹙眉看去，一張熟悉的臉被雨水沖洗得乾乾淨淨的，就像是睡著了一樣。

「安寧……」他的心揪痛著。

「安寧，娘來救妳，妳再等等，馬上就好了！」顧氏不停的挖，把手指都挖破了，她卻連眉頭都不皺一下。

血混著泥水滴在施安寧的臉上，昏睡中的施安寧只覺得心莫名又慌又痛，可就是無法醒過來。

而在山下的小賴氏見雨越下越大，嚴峰林又一去不回，她開始擔心了，連忙找了丈夫嚴山，讓他找人一起上山去找兒子。

「峰林——峰林——你在哪裡？」

村民們大概知道是怎麼一回事，也幫忙出來尋人。大家都奇怪，施家大丫頭怎麼說沒就沒了？會不會是施大貴失手給打死了？也就這麼一份好奇心，大夥結伴上山去尋人。

很快村民們就找了過來，當他們看到泥漿中的施安寧時，皆被嚇了一大跳——顧氏這個瘋婆娘，她居然生生把墳給刨開了！她就不怕邪氣上身嗎？在他們這裡，

就是雨水意外沖開了泥土，看到露出的棺材也是大大不吉利的，如今居然看到了已入土的死人，這比什麼都晦氣！眾人移目，不敢再看。

嚴山衝了上去，拽著嚴峰林就往外拖，「峰林，你這個傻孩子，在這裡做什麼？」晦氣，真是晦氣！他的兒子還要考秀才呢。

顧氏仍在大哭，十指已挖得流血，村民們瞧著心生憐憫，長嘆了一口氣，有人回家去拿鐵鍬，準備讓人入土為安，有人上前來拉顧氏——

「大貴家的，妳別這樣，讓孩子入土為安吧！」

顧氏卻開始撒潑，誰上來拉她她就咬誰，一時之間，無人敢再上前。

轟隆一聲，悶雷乍響的同時，一道閃電劈中新墳旁的松樹。

「啊！」眾人大叫一聲，不少膽小的已往山下跑。邪門，真邪門！

他們沒看見，持續落下的大雨已沖走了黃泥土，施安寧整個人都露了出來。

雨水打在臉上，滑進她的口中，溼潤了施安寧乾痛的喉嚨，她抬起手，聲音嘶啞的道：「誰？」

她的聲音不大，但此刻雷雨竟奇蹟般的停了，眾人都聽得一清二楚。

「安寧，妳醒啦！」顧氏大喜，用力抱緊她，嗚嗚直哭，「安寧，我可憐的安寧，妳終於醒來了，嚇死娘了……」

嚴山停下動作，嚴峰林愣愣的看著眼前一幕，一旁的村民們都感到寒毛豎起、頭皮發麻——死人復生了！剛剛還發生那麼詭異的一幕，他們腦海裡同時掠過一個念頭——

「鬼啊！」隨著此起彼落的喊叫聲，村民一個個頭也不回、連滾帶爬的下山了。嚴山活了大半輩子，還是第一次碰到這樣的事，他看著施安寧皺了皺眉頭後睜開眼睛，看著她迷茫的朝自己看來，他跌坐在地上，不停的往後挪，胯下一片潮溼，傳來一股騷臭味，「鬼啊！」他邊喊邊爬了起來，撇下嚴峰林跑了。

鬼？施安寧皺緊了眉頭，不僅感到一身疼痛，還整身都是泥水。她的目光落到嚴峰林身上，這人的打扮怎麼如此奇怪？而抱著她的婦人一直又哭又笑，一直在說什麼「娘不會丟下妳的」，娘？這稱謂真像古裝戲裡的，再看了嚴峰林一眼，那衣飾也不像一般人會穿的，心咯噔一聲，她這是穿越了？

嚴峰林看著她，不由得看傻了眼。她雙眸似水，卻帶著淡淡的冰冷；膚如凝脂，卻蒼白毫無血色；娥眉如黛，臉上不施脂粉，卻掩不住絕色容顏，美目流轉間，恍若迷失了方向的小鹿，圓溜溜的黑眸淨是迷茫。

明明就是一樣的容顏，可嚴峰林卻感覺很陌生，彷彿有一種無形的隔閡，拉開了他與她的距離。

「痛。」施安寧輕輕的推了一下顧氏。

顧氏聞言，連忙鬆開她，緊張的上下打量她，「安寧，哪裡痛？哪裡不舒服？快點告訴娘。」

嚴峰林又愣愣的看著顧氏，她平時不是瘋瘋顛顛的嗎？今天怎麼也像換了一個人一樣，說話有條有理了？「嬭子，先領安寧回家吧，她需要梳洗一下。」他上前提醒顧氏，也伸手去扶施安寧，「安寧，我扶妳回家。」

施安寧本想拒絕，可見顧氏大著肚子，而她又真的雙腿無力，便點點頭，「多謝了。」

嚴峰林聞言，伸出去的手一頓，直到一隻柔軟無力的手搭上他的手臂，他才回過神來，「安……施家大妹不用客氣。」

三人順著滿是泥濘的小路回到山坡下的茅屋前，施安寧看著那兩間又溼又矮的茅屋，眉頭緊皺——這樣的地方也能住人？

一旁，顧氏不安的扭著手指，低低的道：「到家了，進去吧。」

施安寧心裡直嘆氣，還有更窮酸的家嗎？

嚴峰林早已鬆開她的手，站到了三步之外。

施安寧瞧著，不禁笑了，倒是個恪守禮教的。愣神之際，一個小丫頭衝出來，抱著她就哇哇直哭——

「姊，妳不要死，妳死了，誰保護我和娘？」

施安寧低頭看去，小丫頭穿著打滿補丁的棉衣，頭髮又黃又枯，此刻正仰頭看著她，骨碌碌的眼睛裡盛滿了恐懼。施安寧心裡直發酸，揉揉她的小腦袋，「別哭！姊一定不會讓妳和娘再受苦。」她沒有任何猶豫，語氣堅定的許下承諾。

「嗯，姊，不要再離開安樂。」施安寧不顧泥水，抱著施安寧不願撒手。

「你先回家吧。」施安寧看向送她回家的男子，不知他叫什麼名字。

嚴峰林深深的看了她一眼，點頭，「好！我先回去，若有什麼需要幫忙的，妳們再——」

「不用了！」施安寧果斷的拒絕。

「呃？」嚴峰林一怔，尷尬的紅了臉，然後撓撓腦袋，「那我先回去。」

施安寧點頭。

施安寧看到姊姊回來了，滿心歡喜，並沒發現有什麼不一樣，「姊，我們進去換衣服。」她拉著施安寧的手，「姊，我燒了水，妳趕緊洗洗吧。」

顧氏看著兩個女兒，心滿意足的笑了，她也默默的回房去換了衣服。之後她坐在桌前，看著屋裡的一切，無奈的搖了搖頭——半夢半醒的過了十七年，安寧這一死，讓她從渾渾噩噩的日子裡清醒過來。

十七年前，她痛失夫君，又被那些無情的人逐出家門後，迷迷糊糊的她記不起自己是怎麼來到這個牛角村的，也記不清自己是怎麼過了這十七年。十七年的點點滴滴，她記得住的也就是一些關於施安寧的畫面，有些事情她根本不想記得，這些年的渾渾噩噩或許是她在逃避，直到失去施安寧，她才從惡夢中驚醒。

「娘。」施安寧端著碗進來，「娘，喝點薑湯，暖和一下身子。」

「妳怎麼會有薑湯？」顧氏看著面黃肌瘦的二女兒，她一直不願與施安寧親近，導致施安寧更喜歡施安寧。她發現眼前這個孩子，看著自己的目光中帶著怯意，似乎又怕又想親近自己。

「孫婆婆給我煮了薑湯，我想姊姊和娘也會淋溼，所以就留著。」施安寧舉起有幾個缺口的陶碗，笑得眉眼彎彎，「娘，孫婆婆還在這薑湯裡放了糖，很好喝的，快喝吧。」

顧氏幽幽的嘆了口氣。

施安樂見狀，立刻斂起笑容，小心翼翼的看著她，「娘不想喝嗎？」這薑湯她一直在廚房裡溫著，她加了些水，硬是將一碗分成兩碗，準備一碗給姊姊，一碗給娘。

顧氏看她凍得嘴唇發紫，心中一軟，接過陶碗，伸手揉揉她的腦袋，「來，咱們一起喝。」

施安樂聞言，瞪大了雙眼，一臉疑惑的看著顧氏。

心中又是一疼，顧氏把碗湊到她嘴邊，「喝吧。」孩子何其無辜，她不該把施大貴給她的痛苦強壓在孩子身上，可現在，她也無法一下子與施安樂沒有隔閡的親近。

施安樂和施安寧是不一樣的。

「娘，我喝好了，妳喝吧，我去看看姊姊。」施安樂只喝了一小口，轉身便跑了出去，出了房門，她站著呵呵直笑。

顧氏聽到她發自內心的笑聲，又嘆了一口氣。

施安寧用小桶裡的熱水擦了身子，換了一套乾衣服，再把包著的髒頭髮放下來洗。真髒，全是黃泥水。她把那一點點熱水硬是兌了三盆溫水，忍著寒冷把頭髮洗乾淨。

長頭髮就是麻煩，真懷念她以前俐落的短髮。她一邊擦頭髮一邊想，待會找把剪刀把這長髮剪了，省得麻煩。她皺緊了眉頭，只覺得全身都癢。一定是沒有洗乾淨，熱水實在是太少了。想到那個小人兒，施安寧不敢有怨言，那麼小的孩子為她燒水，已經很了不得了。

「姊，妳好了沒有？」

「好了，進來吧。」

施安樂端著薑湯進來，看施安寧正在擦頭髮，她哎呀一聲，「姊，灶上我還留了給妳洗頭髮的水，妳怎麼這就把頭髮洗乾淨了？」那熱水並不多，姊不會是洗了冷水吧？「姊，快，快喝薑湯暖暖，可不能著涼了。」

小小人兒暖暖的舉止，讓施安寧一下就喜歡上這個孩子。她好像叫施安樂吧？「安樂。」

「欸，什麼事兒？」

施安寧微笑著搖頭，「沒事了。謝謝妳！」見施安樂瞪大了雙眼，那小模樣可愛極了，她笑了笑，接過碗，「安樂，真乖！」觸及她冰冷的手，施安寧蹙眉，把陶碗擱在一旁的破桌子上，伸手就把她抱了起來，再端過薑湯，「來，喝。」

「姊，我喝過了，這是給妳的。」

施安寧才不相信，「喝。」

「姊？」施安樂抬頭看了她一眼，見她板著臉，連忙湊過去喝了一小口，「姊，我喝了，妳也喝吧。」

施安寧語氣平平的道：「妳半碗，我半碗。」

「呃？」

「乖！趁熱喝，妳再不喝，待會姊姊就要喝冷的了。」

「哦，我喝。」施安樂想到薑湯要冷了，連忙喝了一小半碗，然後揚起笑臉道：

「姊，妳喝！」

淺淺頷首，施安寧端過薑湯，一口氣就喝完，薑湯微甜帶辣，喝了整個人都暖和起來。這個時候，她才發覺後腦杓很痛，伸手摸了一下，立刻痛得倒吸一口冷氣。施安樂緊張的看著她，「姊，妳怎麼了？哪裡痛了？」

施安寧蹙眉，「後腦杓有點痛。」

聞言，施安樂緊張了，淚光閃閃，「姊，妳之前撞到了桌角，肯定是痛的。妳蹲下來，我幫妳呵呵氣，呵了氣，待會就不痛了。」

撞到桌角？施安寧想到自己醒來的地方是山上，還有人說她是鬼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她沒有原主的記憶，一點都沒有。

這坑爹的穿越，沒有侯門貴族的小姐身分也就算了，住山村畚畚的茅屋她也認了，可一點記憶都不給，讓她像是白痴一樣，這樣不太好吧？唯一欣慰的就是原主跟自己同名。

施安寧蹲下身，施安樂立刻上前輕輕的朝那腫包上呼氣，「姊，這樣有沒有好一點？」

「有，好多了。」

「呵呵！」聞言，施安樂高興極了，更用力的呼氣，「姊，我再呼呼。」

施安寧把她的手包在掌心裡，輕問：「安樂，姊姊被這一撞，好像不記得以前的事了，妳能不能找時間跟姊姊說？」

「什麼？」施安樂嚇了一大跳，什麼叫不記得以前的事了？

走到房門口的顧氏也嚇了一大跳，端著薑湯就衝進來，緊張兮兮的看著施安寧，

「安寧，妳怎麼了？傷得嚴重嗎？來，快給娘看看。」說著，她把陶碗擱在桌上。

施安樂愣愣的看著顧氏。娘親不一樣了，她以前就像啞巴，不太開口說話，就算被爹打，她也不吭一聲，逆來順受。今天似乎話特別多，比她這幾年來聽到的話還要多……娘果然最愛姊姊，過去她難得開口幾回，也都是因為姊姊的關係。

施安寧抬頭看著顧氏，搖搖頭，「沒事！只是撞了一個包。」

顧氏不放心，拉開施安樂，小心翼翼的檢查施安寧的傷口，發現真的只有一個腫包時，她才鬆了一口氣，「妳上床躺著，我和安樂去給妳做點吃的。」

「我沒事！我可以——」

「妳不聽娘的話？」

見顧氏紅了眼眶，施安樂連忙附和著勸道：「姊，妳聽娘的話，不要讓娘擔心。」

施安寧輕嘆了一口氣，點頭。

剛剛外面下大雨，這茅屋裡也一直下小雨，床上的被子溼溼的，施安寧實在躺不上去，便看向施安樂道：「我和妳們一起去廚房，生了火我烤烤就暖了，也比躺著舒服。」

母女三人來到院子旁又矮又窄的廚房裡，說是廚房，裡面也就一個灶台，其餘啥

都沒有。灶台裡的柴禾也是溼的，幸好施安樂在灶裡留了點火星，把半溼的柴禾塞進去，烘一會也就點著了。

施安寧無語，這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家啊？前世她為了上醫學院，在學費和生活費的雙重壓力下，除了上課就是到處兼職，最後累倒在床上，一睡醒就到了這裡。回頭想想，她猜測自己是勞累過度，猝死的。她那時雖累，但考進了夢想的醫學院，再累也是快樂的。現在她又活了過來，可卻……

施安寧嘆了一口氣，也罷，前世雖然實現夢想，可命沒了，便一切都沒了，現在好不容易生命得以繼續，她不該再像以前那樣揮霍生命了，既來之，則安之吧。

「今晚要吃什麼呢？」施安寧問道。

施安樂跑到灶台旁，揭開米缸，裡面空空的，一粒米都沒有。

顧氏問：「沒有東西了嗎？」

施安樂點頭。

「小安樂，妳在家嗎？」這時院子外傳來孫婆婆的聲音。

施安樂跑了出去，「孫婆婆，妳來啦！快，快進來。」經過一下午的相處，她已經喜歡上了孫婆婆，而無兒孫陪伴的孫婆婆也很喜歡這個乖巧懂事的孩子。

「妳一個人在家？」她聽村裡的人說，施安寧死而復生，這事把那些村民給嚇去了半條命，一個個都沾滿泥巴，連滾帶爬的回家。

施安樂笑著搖頭，拉著孫婆婆往廚房裡走，「我娘和我姊都在呢。」

孫婆婆點頭，跟著進了廚房。她不像村民那樣害怕，畢竟不做虧心事，又怎會怕鬼神？

「安寧，妳沒事吧？」孫婆婆進了廚房就向施安寧打招呼，這個孩子以前也很內向，就是在路上碰到了，她也是垂著腦袋匆匆而過。孫婆婆直接忽視了顧氏，因為在她印象裡，顧氏一不出門，二不說話，有時還瘋瘋顛顛的，跟她打招呼也沒用。

「孫婆婆，來，妳坐。」顧氏取了矮凳子過去，微笑著道。

孫婆婆一愣，驚訝的看著眸光清明的顧氏，「妳好了？」

顧氏點點頭，似有感慨的道：「渾渾噩噩過了十多年，苦了孩子們，現在也該醒了。」

聞言，孫婆婆笑著點頭，「醒了就好、醒了就好啊！」

施安寧看看孫婆婆，又看看顧氏，一頭霧水。

施安樂輕扯了她一下，低低的道：「姊，晚一點我跟妳說。」

施安寧笑著點頭，揉揉她的小腦袋，真是貼心的孩子。

「妳懷著孩子，還是妳坐吧。」孫婆婆笑著搖頭，把手裡的竹籃放到了灶台上，

「這裡面有吃的，妳們母女三人弄著吃吧。我老太婆一個，也幫不了妳們什麼，這算是一點小心意。聽說安寧丫頭受了傷，可得想法子補補。」她下午來了施家一趟，當時看著破爛不堪的兩間茅草屋就直搖頭，回到家後，她放心不下，便又提了點東西過來。

顧氏點頭，滿臉心疼的看了施安寧一眼，「謝謝！我知道。」



「那妳們忙吧，我先回去了。」孫婆婆瞧著外面天色不早了，生怕碰到施大貴，送完東西就急著要回家，畢竟村子裡誰也不敢惹施大貴，就是他的親大哥施大富，也是與他們這一家斷了來往的。

「孫婆婆，我送妳。」

施安樂人小，言行卻成熟，這也是被這個家給逼的。一個內向的姊姊、一個賭鬼老爹、一個瘋了的娘親，還有一堆極品親戚，硬是把六歲的施安樂磨成了一個小大人。

「不用了，妳們先弄點吃的吧。」孫婆婆搖搖頭，轉身就出去了。

「婆婆，改天我再把籃子送回去給妳。」

「妳們留著用吧，我那還有籃子。」她回頭道。

「謝謝婆婆。」

「不用、不用，回去吧。」孫婆婆伸手摸摸施安樂的臉，這孩子還是堅持送她出門，這麼懂事，真是惹人喜歡。

「婆婆，下雨天路滑，妳小心一點。」

「嗯，我會的，妳回去吧。」孫婆婆知道，這些年來，這個家的重擔一直落在施安寧和施安樂兩個孩子的肩膀上，施大貴不管不顧，而顧氏連自己都照顧不了。

## 第二章 今生不再任人欺

施安樂回到廚房，揭開竹籃上的藍花布，裡面竟有十幾個雞蛋、幾斤米，還有一些麵粉，雖然不多，但對於斷糧的施家來說，這無疑是雪中送炭，解了燃眉之急。

「姊，我給妳和娘煮碗蛋湯，妳們得補補。」

施安寧拉住了她的小手，「我來，妳燒火吧。」她不會燒火，煮飯倒不是問題，上大學時她曾在餐廳兼職，也在路邊攤打工過。

「姊，妳還受著傷呢！」

「一點小傷，不礙事。」施安寧搖搖頭，捲起衣袖就舀了些麵粉放進大陶碗裡。施安樂瞧她放了一大勺的水去和麵，忙問：「姊，妳怎麼放這麼多的水？」這點麵粉不會是想一次全和了吧？

「我煮麵糊，妳快燒火吧。」她知道這個家的情況，一窮二白的，如果不是孫婆婆心好送了這些吃的，她們今晚怕是要挨餓了，現在這點吃的，她自然要省著點。

「哦。」施安樂鬆了一口氣，連忙蹲下來燒火，「娘，妳坐著，靠近灶口一點，這樣會暖和一些。」

顧氏坐在矮凳上，目光一直緊鎖在施安寧身上。十七年了，她這才算是第一次清醒的打量自己的女兒，她乍看長得跟自己很像，可別人看不出來，顧氏卻清楚，她的眼睛和嘴唇都像極了那個英年早逝的男子，顧氏想起往事心就揪痛，眼淚撲簌簌的掉下來。

「娘，怎麼了？可是哪裡不舒服了？」施安樂丟下柴禾，焦急的看著顧氏。

施安寧的手頓了頓，蹙眉對上顧氏的目光，突然感到心痛不已。她很奇怪，自己明明就不記得往事，也才與眼前的人相處不久，怎麼就會莫名的心疼呢？難道這就是所謂的血緣親情？

「娘，妳怎麼了？」施安寧也開口詢問。

「沒事。」顧氏看著眼前的兩個女兒，伸手將施安樂摟進懷裡，淚流滿面，「安樂，娘對不起妳！」

「娘，這不怪妳！」

顧氏抱著施安樂，抬眼又看向施安寧。

施安寧一怔，放下手裡的東西，走到灶台前把她們抱住，「別哭了，以前不重要，以後，我們一起努力過上好日子，這才重要。」

「嗯。」

施安寧鬆開她們，摸摸肚子，「做飯吃吧，我餓了。」

「姊，火已經在燒了。」

「那行！我來煮麵糊。」施安寧站回灶台前，舀了水在鍋裡煮，又四處找了一圈，發現沒有蔥薑蒜之類的，這才問道：「安樂，咱們家有青菜或是蔥薑蒜嗎？」單是麵糊太稀，吃不飽。

「沒有，不過有青菜，我得到菜園裡去摘。」施安樂搖搖頭。今天家裡發生太多事情，她根本沒去菜園。

施安寧朝門外看了一眼，天都快黑了，「算了，下雨路滑，天也快黑了，咱們就隨便吃一點吧。」

「姊，我還是去摘點青菜吧，我不怕黑的。」

「不行！」施安寧看著已煮開的水，「水開了，妳別去，好好燒火。」

「好！」

接著施安寧俐落的在碗裡打了兩個雞蛋，和麵糊一起不停的攪拌，再把麵糊放進鍋裡去，不一會兒，一鍋雞蛋麵糊就好了。只是她翻了整間廚房，不但找不到油，連鹽巴也沒有，看著鍋裡淡黃色的麵糊，她輕嘆了一口氣——這沒油沒鹽、沒有任何佐料，想想也不好吃。

「姊，這裡有鹽巴。」施安樂從孫婆婆的竹籃裡取了一個小陶罐出來，發現裡面白白的竟是鹽巴。

施安寧心中一喜，總算不用吃沒味道的食物了，她連忙舀了點鹽巴放進去，攪拌了一會後嘗了味道，竟覺得很美味，一定是餓壞產生幻覺了。她咂咂嘴巴，點頭，「嗯，好吃！」

施安樂呵呵的笑了，連忙找出三個陶碗，母女三人一人一碗。

鍋裡還留了一點，那是施安寧給顧氏留的，如今她懷著身孕，需要多一點營養。

「嗯，好吃，太好吃了。」

「好吃，就趁熱吃了。」顧氏看著兩個女兒，嘴角也漾開了笑容。

「娘，妳也快點吃，鍋裡還有呢。」

「我吃這碗就夠了，鍋裡的妳們姊妹分了吧。」顧氏笑了笑，滿心的欣慰。

「我夠了，要不娘和姊分吧。」施安樂立刻搖頭，說完，和顧氏齊齊看向施安寧。

施安寧心想，她是這家的主心骨？大家都聽她的？「娘吃！」一錘定音。

施安樂點頭，顧氏還想要說什麼，施安寧已堵了她的話，「娘，妳需要營養，明

天我和安樂去找些吃的，總之，不管怎樣，咱們都要好好生活，不能再這樣下去了。」

顧氏點頭，低頭吃麵糊。

而這時在院子外，賴氏與婆婆楊氏一道來了。楊氏手拄著木棍，旁邊的賴氏也沒扶她，而是一個勁的嗑瓜子。

「這是什麼味道？」賴氏深吸了幾口氣，扭頭看向楊氏，「娘，我就說妳多操心了，她們這幾個賤骨頭哪會餓著自己？妳聞聞這香味，指不定趁著大貴不在家，背地裡煮了什麼好吃的。我就說嘛，那幾個賤骨頭都是沒良心的，只知吃獨食……」說著，就看楊氏氣呼呼的進了院門，賴氏嘴角勾了勾，哼，瘋婆娘，待會看妳怎麼挨打！

廚房裡，母女三人正吃著麵糊，楊氏就衝了進來，望著她們碗裡的雞蛋麵糊，拐杖用力敲了幾下地板，彷彿她們做了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，「妳們、妳們這些沒良心的白眼狼，居然用我的銀子弄了這些好吃的，那可是我老太婆的棺材本，妳們不怕被天打雷劈嗎？」

賴氏在後面一聽，直覺這話不對勁，她衝進來，急道：「娘，妳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這老太婆急忙拉著她一起來老二家，她本以為是心疼瘋婆娘肚子裡的孫兒，現在看來，應是另有目的。只是，她剛剛說的棺材本是什麼意思？

「妳別管！」楊氏拽開大媳婦的手。

賴氏急了，「娘，妳說的棺材本是什麼意思？難道是大貴又從妳那裡挖走銀子了？」楊氏有些尷尬，她現在住在老大家，她承諾過絕不救濟老二，可到底是自己的親生兒子，她私下仍常給施大貴銀子，只是那點錢全被他拿去賭了，根本就沒用在家裡。

早上施大貴來找她拿錢，她一口回絕，誰知那小子竟趁她上茅房時，熟門熟路的把她僅剩的棺材本都偷走了，她氣不過，這才找了賴氏一起過來。

賴氏瞧著楊氏的樣子，心裡已經明白了，「娘，妳答應過我和大富什麼？妳總是這樣，將來我們若不管妳，妳可別怪我們！」她氣得半死，轉頭看到那三人端著雞蛋麵糊，衝上去就把她們的碗搶走，狠狠的摔在地上，「吃吃吃，吃老人家的棺材本，妳們也吃得下去？」

施安寧蹙眉，目露怒光，抬眼看向賴氏。

賴氏一怔，被她看得有些發悚，可轉念一想，這個野丫頭以前被自己收拾得慘兮兮的，何必怕她？啪的一聲，她一巴掌甩過去，同時罵道：「沒教養的野丫頭，誰教妳這樣看長輩的？真的是有娘生沒娘養的東西，就妳們那瘋子娘，沒把妳們一個個都養成瘋子，已是我們施家祖宗保佑——」

啪、啪！兩聲脆響打斷賴氏的話，竟是施安寧站起來，甩手給了賴氏兩巴掌。

「妳！」賴氏一下子被她打懵了。

「沒教養的罵誰呢？」施安寧戳著她的額頭，冷冷的瞥了楊氏一眼，「進別人家門便亂罵人，妳們瘋了嗎？我娘再怎麼樣也比妳好千萬倍，妳這樣子就是不瘋，也沒人稀罕，看了就讓人倒胃口。」

「妳！」

「妳什麼妳？」施安寧莫名穿越窩了一肚子火，正好賴氏撞到槍口上，「瞧瞧妳的樣子，狗來嫌！」

「施安寧，妳這個野種，我今天打死妳！」賴氏何曾受過這樣的恥辱，吼罵著和施安寧扭打了起來。

楊氏傻了，她從沒看過這麼潑辣的施安寧。

施安樂在短暫的失神後立刻上前幫忙，抓著賴氏的頭髮，張嘴就咬她的手臂。

「啊！」賴氏痛得大叫，使勁甩手，可施安樂就是不鬆口，她越甩越痛，著急大吼，「娘，妳還不快點幫我！還指不指望我給妳養老？」

楊氏回過神，連忙舉起拐杖，顧氏頓時衝了過去，用力一推，把楊氏推了個四腳朝天。

「哎喲！」楊氏不敢相信的瞪大雙眼，看著如母狼般護在施安樂面前的顧氏，這瘋婆娘以前只會護著施安寧那個野種，現在居然連施安樂也護了，這是怎麼了？

「安樂再怎麼樣也是妳孫女，妳怎麼能下得了手？」

楊氏聽著顧氏的指責，澈底的傻了——這瘋婆娘不瘋了？瞧這話說得多有條理啊！

「妳不瘋了？」

「妳巴不得我瘋著，好讓妳們欺負我的孩子嗎？」顧氏齜著牙，滿目怨毒。

賴氏原本壓著施安寧，但施安樂一加入，她便反勝為敗，被姊妹兩人壓著打。

「哎喲，打死人了！瘋子打人了，救人啊！」

夜幕降臨，山村本就安靜，賴氏這麼一喊，挨得近的人家聽到紛紛跑了出來，山上死人復活那一幕，他們到現在還心有餘悸，所以只遠遠望著施大貴家，就是沒有人敢一探究竟。

見賴氏被打得鼻青臉腫，楊氏也跟著哭嚎起來，「救命啊，打死人了！快來人啊，瘋子打死人了！」

村民聽到楊氏的聲音，更是詫異了。

賴氏的女兒施鳳竹聽到她娘和祖母的嚎叫聲，連忙去尋施大富和施子龍，「爹、大哥，快去救娘和祖母，二叔家的瘋子打人了！」

「什麼？」施大富和施子龍連忙跑向施大貴家。

「哎喲，別打了……」賴氏被打得直求饒。

施安寧可不管她，淨往她臉上抓，把她抓成了一隻大花貓，嘴裡還不停的道：「我是瘋子，我就打人了，誰能拿我怎麼樣？哈哈，閻王爺都不敢收我，我還怕妳們這些凡夫俗子嗎？」那些村民不是怕她這個從墳裡爬出來的「死人」嗎？她乾脆仗著這一點，賣瘋打人。

壯著膽子前來的村民聽到施安寧魔怔般的笑聲，一個個又嚇得跑回家去。太嚇人了！她那些話哪是正常人會說的話？

「施安寧、施安樂，妳們快放開我娘！」施鳳竹站在廚房門口，看著眼前的一幕，不敢相信。

趕來的施大富上前扶起楊氏，「娘，妳沒事吧？」

「瘋婆娘打人了，她打我！」

施子龍衝了進去，一把拽住施安樂的頭髮，硬生生把她從賴氏身上扯了下來，施安樂痛得直呼，施安寧一怔，連忙抄起灶台上的菜刀，惡狠狠的架在賴氏脖子上，「放了安樂！」

眾人被她這舉動嚇了一大跳。

施鳳竹躲在楊氏身後，探出腦袋叫嚷，「施安寧，妳這野種快放了我娘！」

「放了安樂！」施安寧不理施鳳竹，惡狠狠的瞪著施子龍。

賴氏嚇得尿了褲子，大聲喊道：「子龍，快快快，快放了那賤骨頭！」

「誰賤？」菜刀逼近一點，賴氏立刻嚇破了膽，連忙改口，「我賤、我賤……」

「快放人！」

施大富焦急跺腳，「子龍，快放了你安樂。」說著，他又看向施安寧，「安寧啊，別衝動，妳大伯母只是刀子口豆腐心，千萬別傷了她。」

刀子口豆腐心？這女人根本就是刀子口蛇蠍心，「我告訴你們，我是死過一次的人，你們誰都別來惹我，否則我見一個砍一個、來一雙斬一對，大不了我賠命！」

施安寧豁出去了，她堅信哪個時代都一樣，惡人只怕比他更惡的人。

「好好好！我們不惹妳，我們不惹。」施大富連忙答應。

「滾！」施安寧抬腿用力在賴氏的屁股上踢了一下，手中的菜刀也砍了下去。

「啊——」眾人大驚失色，就是施安樂和顧氏也嚇了一大跳，以為施安寧要砍了賴氏。

賴氏在地上打了幾個滾，驚魂未定的摸摸自己的脖子，沒有摸到傷口，她才長吁了一口氣。

施鳳竹看著施安寧手中的一大把頭髮，顫顫巍巍的道：「妳、妳這妖女……」她居然用菜刀把她娘親的頭髮砍斷一大把。

施安寧把手中的頭髮擲在地上，狠狠的踩了幾腳，冷冷的看著施鳳竹，道：「沒錯！我是妖女，誰若是想要提早投胎，就來惹我試試，我倒要看看，誰這麼不怕死！」

「瘋了、瘋了……」楊氏嚇得兩腿發軟，她活了大半輩子，第一次見到這麼狠的人。

施子龍心裡也發顫，連忙推開施安樂，舉起手，「我把人放了，妳別再記恨我。」

「安寧，咱們都是親人，妳怎麼了？」施大富欲言又止。

施安寧怒道：「親人？這話你說出來不怕閃了舌頭嗎？世上有這樣的親人嗎？我告訴你們，從今往後，我們母女三人與你們沒有任何關係。我們是生是死，與你們無關，你們也別打我們的主意，若是誰敢，我就……」說著，她惡狠狠的舉起了菜刀。

賴氏兩眼一翻，嚇暈了。

施大富長嘆了一口氣，吩咐一旁的施子龍，「子龍、鳳竹，扶你們祖母回家。」

說完，他彎腰抱起賴氏，五個人狼狽的出了院門。

顧氏長吁了一口氣，有些擔憂的看著施安寧。

施安樂則很興奮，一臉崇拜的看著施安寧，「姊，妳太厲害了，以後看他們還敢不敢來欺負我們。」

「這種人就是欠收拾。若退讓，他們只會欺妳更甚，若比他們還惡，他們自然就不敢再來了。」施安寧放下菜刀，彎腰拾起三個陶碗，幸虧這地板是泥土，不然就碎了。

「安樂，妳燒火，我們再煮點麵糊。」

「哦，好。」

翌日清晨，早飯仍舊是最簡單又省口糧的麵糊，只是多了施安樂一早去摘回來的小白菜。吃過早飯，看著天氣不會再下雨了，姊妹兩人便把那兩床潮溼的被子抱到院子裡去曬。

而施大貴家母女三人全瘋了的消息已迅速在村子裡傳開，不少好事的婦人遠遠的望著施大貴家，想要看看這一家三個瘋子是什麼樣子？

「瞧瞧，出來了，還在曬被子呢。」好事之人瞧著有人出來了，一個個都激動了起來。

「瞧見沒有，那大丫頭不怕陽光，不是說邪氣的東西都怕光嗎？她怎麼就不怕？」

「不知道啊，會不會她的功力太深了，這光並不能拿她怎樣？」

「一定是這樣的。妳們沒有瞧見，那施大富家的賴氏被打成什麼樣子，見了面都認不出來。」有人說著賴氏的慘狀，說著說著，自己就笑了起來。

「真的？回頭我拿幾個雞蛋去看望她。」山村裡，只要有人病了或是生孩子什麼的，交情較好的人都會拿著雞蛋上門去看望。

「姊，妳看那些人，她們這是怎麼了？」施安樂朝不遠處的菜園看去，那些婦人全都站在菜園裡瞧著她們，嘖嘖喳喳的。

施安寧淡淡的掃了一眼，「別管她們。」這些人太閒了，不過看她們挺怕自己的，想必昨晚怒揍賴氏的事情已經散了出去，這樣也好，省得還有人上門來欺負她們。

「哦。」施安樂幫忙把被子拉好，又進去把枕頭拿出來曬。

施安寧看著正在屋子裡縫衣服的顧氏，心裡有些欣慰。昨晚施安樂把家裡大概的情況都告訴她了，這個家根本就不算是一個家，施大貴長年不在家，在家的日子就是她們母女的惡夢，不是把家裡值錢東西拿走就是打人。

她問施安樂自己頭上的包是怎麼一回事？施安樂吞吞吐吐的說了，施安寧聽完後，那怒氣差點沒把茅屋頂給掀了——原來施大貴那個畜生，賭輸錢回到家裡，借酒意撒潑，硬是把顧氏摀到床上，她們姊妹見顧氏一直呼救，便拉開了施大貴。豈知施大貴那個豬狗不如的東西，居然在天沒亮時摸進姊妹倆房裡，準備對施安寧胡來。施安寧反抗不已，拉扯之間，她的頭撞到桌角，當場沒氣了。

沒人性的施大貴見施安寧沒氣了，便扛了鋤頭，背著她上後山埋了，然後顧氏知道後就一路追上去，徒手挖開新墳。

施安寧聽完，一夜未眠，盤算著該怎麼讓顧氏和施安樂過上好日子。

「娘，妳到院子裡來縫，外面光線好。」施安寧喊了一聲，顧氏就拿著東西出來。

施安寧發現顧氏和施安樂很聽她的話，只要是她說的，她們都不會有什麼意見。端了張凳子出來，施安寧又進去把破桌子搬出來，「娘，妳好好在家，我和安樂去看看山上有沒有吃的，晌午就回來。」

「我也去吧？」顧氏慌張的放下針線，她不想一個人在家裡。

「娘，妳現在不方便上山，就待在家休息，我和安樂去就行。」施安寧搖頭。顧氏低著頭不說話。

施安寧拉過她的手，用力緊了緊，「娘，我們會小心的。妳在家裡也要小心，如果賴氏她們還敢上門，妳就拿刀砍，不用怕。」想了想，她又進廚房把菜刀拿了出來。

「哎喲，瞧見沒有？施家大丫頭把菜刀拿出來了。」

有眼尖的人看見了，立刻嚇得大叫，眾人一哄而散，急急忙忙的回家，誰都怕像賴氏一樣被收拾了，瘋子打人，就是官府也沒法還你公道。

顧氏點頭，「好！妳們早去早回，我看家。」

「嗯。」施安樂找了兩個竹簍，姊妹兩人按著昨晚的計劃，準備上山找看看有沒有什麼能吃的，或是能換錢的。

牛角村的山都是黃泥土，下雨後到處都是黃泥漿，姊妹倆專門往長草的地方踩，可一雙鞋子還是溼漉漉的，鞋面上都沾了泥巴。

「姊，妳小心一點。」

「好。」施安寧應道，她一邊走一邊想，今天是不是不該出門？全是泥漿，路又滑，她們真能找到吃的嗎？

此時正是秋季，站在小山坡往下看，山下一片黃澄澄的稻海，秋風吹過，稻田翻起了金色的浪花。鴉青色的山峰、金色的稻田、炊煙裊裊的村莊，構成了一幅美麗的秋季風景畫。

施安寧深吸了一口氣，準確的找到了自己的家——那兩間低矮破舊的茅草屋，「走！咱們四處找找，看有沒有野菜或是菌類。」她再度為自己打氣。

「姊，什麼是菌類？」施安樂聽到新鮮的詞，好奇的問道。她有一種感覺，姊姊昨天回家後好像變得有點不一樣了，可究竟哪裡不一樣，她又說不出來。

施安寧愣了一下，隨即解釋，「就是蘑菇之類的東西。」

「哦，這裡很少有那東西，而且沒有人會吃。」施安樂表示明白的點點頭，「姊，那東西最好不要碰，有毒的，來旺家的牛去年就被毒死了。」

「不可能吧？」牛怎麼會食用有毒的蘑菇？

「是真的。」

施安樂似乎很怕她真的要摘蘑菇回去，一口氣講了幾個吃蘑菇出事的事件，但聽她這麼一說，這地方倒是有不少毒蘑菇，既然這樣，那沒毒的也該有許多才是。

「安樂，那些有毒的蘑菇都長在哪裡？妳帶姊去看看。」有毒沒毒，她能分辨，如果運氣好，她們可以採些蘑菇回去煮。

施安樂蹙緊了眉頭，不太願意。

「妳放心，我就是想要看看。而且我知道什麼蘑菇有毒，什麼沒毒。」施安寧不

停的安撫她，「難道妳不相信姊姊？」

「相信！我當然相信。」

「那就走吧。」施安寧心裡有些小自豪，在這個家裡，她的地位很顯赫，就是一個小當家。

姊妹倆一路往林子深處走去，地上鋪了厚厚一層落葉，並有一股腐爛的味道。

「姊，那些就是了。」施安樂停了下來，指著地上色彩鮮豔的蘑菇。

施安寧只看了一眼，接著抬頭一看，發現樹幹上長著白茸茸的東西，不禁瞪大了雙眼，心花怒放——我的天啊，這些可都是猴頭菇啊！這麼多，那該值多少錢啊？

「安樂，快摘樹幹上那些！」二話不說，施安寧就放下竹簍，嘴角含笑的採摘。

「姊，妳摘那些做什麼？地上這些要摘嗎？」

施安寧回道：「那種顏色鮮豔的蘑菇有毒，妳只摘這種白色的。」

「這是什麼啊？」施安樂好奇的問道。

「是好東西，這叫猴頭菇。」施安寧滿心歡喜，手根本就停不下來。

這樹林裡長著很多種菌類，除了猴頭菇還有剛剛那些毒菇，當然，也有沒毒的草菇。

見施安樂傻站著，施安寧忙招呼她，「安樂，快摘啊。咱們摘回去還要處理一下，等曬乾了咱們就拿到鎮上去賣。」

昨晚施安樂跟她說了，牛角村附近的平山鎮上有不少鋪子，那裡有賣好多東西，也可以買好多東西，她正想著上山尋點山菜什麼的，等趕集日就送去鎮上賣，真是連老天爺都幫她，第一次上山，居然就找到了猴頭菇。

施安寧突然覺得，她的霉運已盡，現在開始，她一定會鴻運不斷。

「哦，好。」施安樂放下竹簍也開始摘，不一會兒，姊妹兩人就將附近的猴頭菇摘完了，「姊，妳瞧，那邊還有。」

「走，咱們再去摘一些，摘滿兩竹簍再下山。」施安寧背起竹簍，指著那些被她特意留下的小猴頭菇，道：「安樂，這樣小的別摘，過些日子等它大了，咱們再來摘。」

「哦，好。」施安樂應道，她最聽施安寧的話了。

換了三個地方，兩人終於把竹簍都裝滿，讓施安寧高興極了。

「安樂，撿些樹葉枯枝把猴頭菇遮起來，若有人問，妳就說咱們上山撿柴。」說完，施安寧掃了四周一圈，見有不少枯樹枝，「要不，咱們順手撿點柴禾回去？」

「好啊。」施安樂聽話的放下竹簍，先用樹葉把猴頭菇蓋起來，又四處去撿枯樹枝，不一會兒兩人就撿了兩捆柴，一人一捆抱著回家。

出了樹林，那邊正有幾個男子走來，他們並不像其他村民那樣躲著她們，反而笑咪咪的打招呼，「施家大丫頭、二丫頭，妳們怎麼今天上山撿柴禾？剛下過雨，柴禾溼溼的，撿回去也燒不著啊。」

「撿回去再曬。」施安寧應道。

那幾人愣了一下，面面相覷，有些意外的看著施安寧。這施家大丫頭應他們話了？以前她在外人面前似乎從不說話，有不相熟的人還以為施家大丫頭是個啞巴呢。



「那也行。」其中一人淡淡的應了一聲。

說完話，施家姊妹和那群人就分開了。

「姊，他們都被妳嚇了一跳。」半晌，施安樂突然道。

「我怎麼嚇人了？」

「妳以前不說話的，他們剛剛聽見妳說話，都傻了。」

「哦。」

施安樂又輕喚了一句，「姊。」

「啊？怎麼了？」施安寧等了一會，見她沒有出聲，便扭頭看向她，輕問。

施安樂彎唇笑了笑，「妳現在這樣，很好！真的。」

「呵呵！傻丫頭。」

「才不傻。」施安樂笑了笑，「姊說過，安樂是最棒的妹妹。」

「對！最棒的妹妹。」

### 第三章 靠著猴頭菇發財

顧氏早已在家門口焦急的等她們，見她們抱著柴禾回來，立刻如釋重負的迎了上去，「安寧、安樂，妳們可算是回來了。若是再不回來，我就要上山去尋人了。」

「別別別。」施安寧嚇了一大跳，嚴肅的看著顧氏，「山上路滑，妳可不能上山。再說了，妳也不知我們去哪裡，怎麼尋啊？答應我，一定不能上山來找我們！」

顧氏皺眉，「可妳們沒回來，我擔心怎麼辦？」

「我們會準時回來，瞧，我們現在不就回來了嗎？」

「娘，妳別擔心我們，我們不會走太遠的。」施安樂也幫腔，她放下懷裡的柴禾，又把施安寧的柴禾接了過去，趁著有太陽時在院子攤曬。

施安寧放下竹簍，見不遠處有人朝她們這邊張望，便一手提著竹簍，一手牽著顧氏，「娘，我們進去再說，我有好消息要告訴妳。」

顧氏輕輕頷首。

進了屋，施安寧就和施安樂去找了兩個大竹篩，然後把竹簍裡的猴頭菇撿了出來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顧氏拿起一朵，認真的審視了許久，才不確定的問道：「這是猴頭菇吧？」

「娘，妳認得猴頭菇？」施安寧驚訝極了，顧氏認得猴頭菇，為什麼村裡的人不認識？

聞言，顧氏拿著猴頭菇的手不由僵在那裡，她連忙收起感傷道：「聽人說過，但沒有真正見過。安寧，這真是猴頭菇？妳怎麼識得？」在大晉，富貴人家會用猴頭菇來燉湯，據說極為滋補，她自然是知道的。

「呃？」施安寧醞釀了一下，道：「我在鎮上的藥館裡看過，這猴頭菇聽說可以燉湯，還可以入藥。我和安樂上山，偶然發現有這東西，就摘了回來。等我把它們整理乾淨了曬乾，便拿到鎮上去賣，看能不能換錢。」

施安樂聽得一愣一愣的，她沒聽懂那什麼燉湯、什麼入藥，只聽到曬乾能換錢，可以換錢的東西，那就是好東西，「姊，這東西怎麼整理？妳說，我來弄。」她已經有些迫不及待了。

「妳去廚房把菜刀取來，我們把這上頭的異物去掉。」

「欸，我這就去。」施安樂高興的去取了菜刀來。

施安寧一邊弄，一邊教她們，之後分工合作，母女三人一邊聊天一邊整理那兩竹簍的猴頭菇。

怕人知道猴頭菇是好東西而搶了掙錢的機會，施安寧便把猴頭菇拿到後院曬，只是天氣還陰沉沉的，感覺會再下雨，她就有些傷腦筋了。

她當時興奮過度，沒想到昨天下過雨，會讓猴頭菇水分變多，不易曬乾，還一口氣摘了許多回來，若是沒有曬乾，這猴頭菇就不會有好成色，賣不了好價錢。

「姊，妳有什麼煩心事？」

「我擔心明日又要下雨，誤了這晾曬的時機，若是猴頭菇擱壞了，就不值錢了。」

施安寧苦惱極了，在現代，根本不用擔心有沒有太陽，反正有烘烤機，插上電一個按鍵就能把東西烘好，而且還是烘得剛剛好的那種。

對了，烘烤機！施安寧眼睛一亮，有了主意。她指著房裡的土炕，問道：「安樂，炕能燒不？」

「可以啊，不過現在還沒到冬天，姊就燒炕了？」牛角村雖在太晉的南方，但嚴冬臘月時還是挺冷的，所以山村裡每戶人家都用炕床。

嘴角輕翹，施安寧當下就決定，「安樂，妳待會把炕床收拾好，咱們晚上燒炕來烤這些猴頭菇。」

「可是，咱們家的柴禾不多。」家裡沒有什麼勞動力，撿回來的柴禾都剛好夠用。

「咱們先做午飯吃，下午再上山撿柴。」一想到這些東西能換銀子，施安寧就幹勁十足。本來還擔心這東西沒有人知道，要賣還得花功夫介紹，既然顧氏知道，那她賣猴頭菇就容易多了。

施安樂點頭，「好。」

母女三人加快手腳，不一會兒就把猴頭菇整理好了，端到後院去晾曬。

「安樂，走，帶我去看看咱們家的菜園。」

「好，等一下，馬上就來。」施安樂提了菜籃子，還帶了一把小鋤頭，「姊，菜園裡長了不少草，待會妳摘了菜就回家做飯，我順手把草除了。」

施安寧看著她，愣了愣，這是六歲的小孩子嗎？怎麼像是大人？以前，她都是用自己稚嫩的肩膀來擔起這個家的重擔嗎？眼睛泛酸，施安寧沒有吭聲。

「這不是安寧和安樂嗎？」路過施大富家門口時，院子裡有人走了出來，看著她們姊妹倆就怪叫了一聲。

施安寧蹙眉看向施安樂，施安樂壓低了聲音，道：「這是三姑姑。」

施安寧不吭聲，反正本尊以前就是這樣。

施安樂微微一笑，輕喚了一聲，「三姑姑好。」

「安樂乖！」施靜淡淡的掃了施安寧一眼，道：「咱們的安樂就是乖巧懂事，有些人就不一樣了，從來都是目無尊長，但也不能太苛求啦，畢竟沒有血緣關係，親情淡薄也是可以理解的。」

沒有血緣關係？施安寧疑惑。聽這三姑姑的意思，她並不是施家人？這事，昨晚

施安樂怎麼沒有告訴她？

「三姑姑，我們要去摘菜，就不跟妳聊了。」施安樂不開心卻沒有表現出來，她不喜歡人家說姊姊不是施家人，最討厭這樣的話了！

施靜拉住她，從兜裡拿了一塊桂花糖，「安樂，來，三姑姑給妳糖吃。聽說妳們昨晚把妳大祖母給收拾了？真是太厲害了，呵呵！她現在還躺在床上呢，臉色蒼白。我看啊，不僅僅是被打的，更可能是被嚇壞了。」想到那厲害的大嫂被人收拾成這樣，施靜心裡就高興。

「妳不怕？」施安寧突然出聲。

陰冷的聲音把施靜嚇得退後，手裡的桂花糖掉到了地上，「妳……妳真是沒規矩，怎麼突然出聲，也不怕嚇到人？」

「沒做虧心事，大白天的怕什麼呢？」施安寧拉著施安樂，冷冷的從施靜身邊繞了過去，「聽說，有些鬼被欺負得狠了，怨氣特別重，太陽都鎮不住。」

施靜聽了，汗毛豎起，後背驟涼，急忙進屋去找楊氏，「娘啊！娘！」

「阿靜，妳這是怎麼了？抖成這樣？」楊氏疑惑的看著她，想到女兒嫁到隔壁村的田家多年，因只生女不生男，日子過得一天不如一天，她就萬分心疼，即便生了兒子也沒改善。而閨女一知道自己扭了腳，就一大早趕過來探望，讓她感到很欣慰。

拉過施靜的手，她一臉慈祥的道：「阿靜，娘這裡真的沒有銀子了，不然，娘說什麼也要扶持妳。唉，我可憐的閨女，妳這日子怎就過成這樣呢？」

施靜不高興的道：「娘，我可是妳親閨女，人家嫌棄我，妳怎麼也這麼說？我心裡本就苦，想到娘這裡尋點安慰，怎麼連妳也……嗚嗚嗚……」

「娘就是心疼妳啊，妳這孩子往哪裡想呢？」見施靜一個勁的哭，楊氏頭都被她哭痛了，長嘆了一口氣，在身上翻了老半天才掏出一個疊得方方正正的手絹，「這是娘最後一點錢了，妳先拿去應急吧。」

「娘，我不是這個意思。」施靜把東西塞了回去，「我是想跟妳說，剛剛我在門口遇到施安寧和施安樂，那施安寧說話了，可說的話怪嚇人的。娘，妳說，她會不會是……」

「是什麼？」

「鬼啊。」施靜鼓足勇氣才把這話說了出來。她四處看了看，覺得屋裡陰森森的，連忙起身就要告辭，「娘，我家裡事多，既然妳只是扭傷了腳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」

「阿靜，妳……」

「娘，我回去了啊，改天我再來看妳。」施靜急急忙忙的跑了。

楊氏被她的話弄得也有些發悚，回想施安寧的變化，她也覺得很不正常，那感覺就像是換了一個人……呃？她躺了下去，拉起被子把自己包成一團。

菜地裡，施安樂指著四塊長滿草的地，道：「姊，這裡就是咱們的菜地了。」

施安寧看了看，乖乖，雜草比小白菜還要高，怪不得早上的白菜又小又老的，這

地方跟荒地有啥區別？再看看旁邊的菜地，那菜長得真好，「這旁邊是誰的啊？」

「祖母的，不過現在是大伯在種。」

「哦。」施安寧打量了自家菜園一番，四塊地，一塊小白菜、一塊大蒜，另外兩塊不知種了什麼，反正全是草。她蹙了蹙眉，道：「別摘了，這點小白菜，改天咱們把草除了，再分開來種。」這點小白菜秧，吃了也可惜。

「那咱們中午吃什麼？」施安樂有些不安。

施安寧四處看了看，突然指著前面的小河，道：「跟我來。」

「哦。」

施安寧來到河邊，那裡有一片艾草，她挑嫩的掐，「安樂，把嫩葉子摘了。」

「姊，這草能吃？」

「能！這是艾草，能吃。」

施安樂聽她說能吃，便不再多問，也撿著嫩的掐，不一會兒，姊妹兩人就掐了一小籃子。

「夠了，不用摘太多，以後，咱們來摘新鮮的吃。」說完，施安寧就蹲在河邊，瞪大了雙眼。

施安樂就在河裡把艾草洗乾淨了，她瞧著施安寧的樣子，笑問：「姊，妳在看什麼呢？」

「我看看有沒有魚。」

「這河裡哪有魚啊，三天兩頭就有人來抓啊釣的，恐怕連魚苗都沒有。」施安樂笑了笑，村裡的人窮，平常沒有肉吃，這河裡的小魚兒早都被他們撈去打牙祭了。

「把籃子給我。」

「啊？」

「菜籃子先給我用一下，我看看這河邊的水草裡有沒有蝦？」

施安樂把艾草取出來，把籃子遞過去給她。

施安寧在水草裡輕輕撈了一下，提起來後，果然有十來隻活蹦亂跳的河蝦，臉上的笑容綻開，再抬頭看了天空，此時正是晌午時分，氣溫暖和，光線明亮，適合撈蝦。

「安樂，妳先把艾草拿回去，再拿畚箕和水桶過來，待會咱們可以挑水回去。」發現河裡有蝦，施安寧就開始盤算，該做什麼味道的蝦。

「欸，好。」施安樂不問為什麼，馬上轉身回家，不一會兒就肩挑著水桶，手拿著畚箕過來，「姊，妳要幹麼？」

「撈蝦。」

「這東西沒肉，沒人吃的。」

「那是別人傻，姊告訴妳，這可是好東西，咱們先撈點蝦回去給娘補補身子，晚一點再去撿柴。」

「這能補身子？」施安樂聽了，兩眼放光。

施安寧點頭，「當然了。」

「那行！咱們快點撈。」說著，她就脫鞋，準備下水。

施安寧拉住了她，「安樂，別下水！咱們站在河邊撈就行了，我來撈，妳把蝦撿到桶裡裝著。」

「哦，好。」

河裡的蝦不少，興許是因為沒人撈，不到半個時辰，姊妹兩人就撈了不少蝦，可惜河蝦太小，加起來只有一兩斤。

施安寧站直身子，輕捶微痠的腰，「咱們回家，吃了飯再上山撿柴。」她知道，只有早點把猴頭菇烘乾了換銀子，她們母女三人才不會餓肚子。

施安樂點頭。

施安寧把桶裡的蝦倒在畚箕裡，又挑了兩桶水回家。

施安樂是個聰明的孩子，她摘了些艾草把蝦給遮住，生怕別人知道她們在河裡撈了蝦。

路上，有村民遠遠就看到她們姊妹從河邊回來，愣了一下挑別的路走了，似乎很怕與她們相遇。

施安樂瞧著，心裡有些難過，施安寧倒是無所謂，人人都避著她，她覺得更清靜。

回到家裡，顧氏看著畚箕裡的蝦，問道：「撈這東西回來做什麼？」

「吃啊。」施安寧把水倒進水缸，讓施安樂把蝦倒在盆裡，細細的洗了幾遍，「安樂，燒火，姊姊給妳做頓好吃的。」

施安樂畢竟是孩子，一聽有好吃的，立刻高興的去燒火。

顧氏好奇，也在廚房裡看施安寧怎麼處理那些蝦。

沒有油，不能油爆，施安寧只好用鹽醃河蝦，然後在鍋中烘乾，這樣起碼不會太腥，她把蝦乾盛了起來，往鍋裡加了水，淘了點米放進去熬粥。

施安樂看著她不停的忙活，問道：「姊，這些蝦，妳準備做什麼吃？」

「下粥啊。」施安寧夾了一隻蝦餵顧氏，「娘，妳尝尝，看看味道如何？」

顧氏張嘴嚼了幾下，點頭，「好吃！」

「真的嗎？」施安樂一臉驚喜。

施安寧又夾了一隻遞給施安樂，「妳也尝尝。」

「嗯，真的好吃。」施安樂笑咪咪的，一臉滿足。

「好吃，那等一下粥好了，妳就多吃一點。現在妳正在長身體，這蝦能補鈣，有助長個兒。」施安寧看著她們滿足的表情，嘴角滿是笑容。

「姊，什麼是補鈣？」

「呃……」施安寧絞盡腦汁，許久才解釋，「就是能讓人長高的東西。反正，妳多吃一點就是了。」

「那娘得多吃一點。」施安樂笑了笑，看向顧氏。

粥煮開了，施安寧蓋上鍋蓋悶了一下，然後把艾草切碎放了進去，最後撒了半碗蝦乾，一鍋香噴噴的艾草蝦米粥就出鍋了。

「哇，真香。」施安樂聞著香味就忍不住咂嘴。

施安寧盛了一碗給顧氏，「娘，妳吃吧。」然後又盛了一碗，「安樂，這是妳的。」

最後，她也給自己盛了一碗，三人就坐在廚房的矮凳上吃。

顧氏吃了一碗就說飽了，施安樂也一樣，把碗放在灶台上，但目光不時的看向鍋裡。

施安寧嘆了一口氣，又給她們各盛了一碗，威脅她們這東西不吃就要倒掉，說是隔餐吃了會肚子痛。兩人向來聽施安寧的話，聽她這麼一說，也不再推讓了。

終於，施安樂放下碗，打了個飽嗝，心滿意足，「姊，我來洗碗，妳先休息一下。」

「好！」施安寧不喜歡洗碗，所以並不反對。

吃過午飯，稍作休息，她們拿著柴刀上山去砍柴。因為急著要燒火，所以她們只撿看起來枯一點的樹枝，一個下午來來回回，竟也上山挑了三回柴。

施安樂個子小，每一回施安寧都只讓她抱一小捆，而她自己則挑兩大捆。幸好這身子以前常幹活，力氣不小，倒也能堅持住。

夜裡，母女三人簡單的煮了艾草麵糊，施安寧提了水把炕刷了幾遍，又在上面鋪了一床乾淨的被單，施安樂負責燒火，不一會兒，炕就熱了，接著施安寧和顧氏把猴頭菇擺在被單上，一排排一列列，擺得整整齐齊。

「娘，妳先回房睡覺，這裡有我和安樂守著。」施安寧心疼顧氏懷著身孕，不想她太辛苦。

「我陪著妳們吧。」

「不用，真的，妳回房休息。再燒一會，我和安樂就在炕邊打地鋪，這附近都暖烘烘的，夜裡睡著也不會著涼。」

顧氏搖頭，「那咱們一起打地鋪。」她想陪著孩子們，不想回那房間。

「姊，妳就讓娘留在這裡吧。」施安樂清楚，顧氏是不會放心離開的，加上眼前這些猴頭菇，也是她們非常期待的。

施安寧點點頭，心想算了，想待在一起，那就一起守吧。

顧氏回房去取了針線籃，把下午沒有縫完的衣服都堆在桌上。以前她不管家事，施安寧雖然管著，可裡裡外外就她一個人，許多事情都顧不過來，顧氏瞧施安樂的衣服破了個口子，便朝她招招手，「安樂，妳過來。」

「娘，怎麼了？」

顧氏把桌上已縫好的衣服遞給她，「妳先換上這件，身上這件破了，娘給妳補補。」

施安樂愣住了，有些受寵若驚。

瞧著施安樂的模樣，顧氏輕嘆了一口氣，伸手揉揉她的腦袋，「安樂，以前娘對不起妳，以後，娘會好好疼妳的。」都是自己的孩子，她想要補償她們，這錯是大人犯的，不該懲罰孩子。

「娘。」施安樂哭著撲進顧氏的懷裡，哭得泣下沾襟。

顧氏攬緊她，也是淚漣漣，一句話都說不出來。

施安寧看著她們，眼角溼潤，卻沒有上前去打攪她們。

過了好一會兒，施安樂才害羞的從顧氏懷裡探出頭來，羞澀的笑了，「娘，咱們別哭了。」她輕輕的抹去顧氏的眼淚。

「嗯，好。」顧氏哽咽著點頭。

烘乾需要時間，施安寧知道一時半刻不會好，便在炕邊打了地鋪，招手讓施安樂

過去，「安樂，妳先睡吧，這東西沒那麼快好。」她今天累了一天，昨晚又沒有睡好，早該休息了。

施安樂搖頭，「姊，我不睏。讓我陪著妳和娘，好不好？」

「怎麼不累呢？妳現在正是長個子的時候。」施安寧拉過她，強行給她掖好被子，「我們會一直在一起，所以，不差這一時半刻。妳趕緊睡，我讓娘也過來陪妳，可好？」

聞言，施安樂雙眼發亮，扭頭看向顧氏，滿臉期待。

施安寧瞧見了，便道：「娘，妳也來睡吧。」

「妳呢？」顧氏看著她。

「等一會把猴頭菇翻一下，我也要睡了。」

「那我等妳一起。」

施安樂一下子從被子裡鑽出來，「我也等姊一起，等一下我幫姊翻猴頭菇。」

「妳睡覺，聽話。」

「不睡，我等姊。」

施安寧板起了臉，一臉不悅的看著顧氏和施安樂，「妳們都不聽我的話了？」

施安樂見她這樣，連忙又鑽進了被子裡。

顧氏也放下手裡的針線，走了過來。

施安寧心裡高興，臉卻還板著，「妳們好好睡覺，若是累病了，咱們家哪有銀子看病？快點睡，明兒還要上山去打柴呢。」這種當家作主的感覺不錯。

顧氏拉過施安樂，輕擁著她。

施安樂一臉幸福，找了一個舒服的姿勢後，便很快地睡著了。

顧氏低頭看著她，手不時的撫著她的頭髮，「安寧，娘糊塗了十七年，這些日子也委屈妳了，以後娘會硬氣起來，不會再讓妳們為我擋苦難。」寂靜的屋子裡，她悠悠的說，似乎下定了決心。

施安寧低頭看著她，暖暖的笑了笑，「我們都要硬氣起來，有時候，人善被人欺。」

「對！人善被人欺，對於惡人，我們不能一味的逆來順受。」顧氏似乎深有體會。施安寧想到白天施靜說的那些話，幾經思索，還是問了，「娘，我不是施家的孩子吧？」

「安寧，妳……」顧氏意外的看著她，「妳怎麼知道？」

「娘，妳不用擔心，我很慶幸自己不是施家人。」施安寧真的是這麼想的，反正她連施安寧都不是，又怎會在乎自己是不是施家人？不是更好，以後，她一點顧忌都沒有。

顧氏瞧她毫不激動，心裡不禁納悶，以前，她不就是因為被說是野種而不願出門的嗎？現在怎麼變得這麼坦然？雖然安寧後來被生活所迫，不得不出去幹活，可總像個啞巴似的，現在是怎麼了？

施安寧哪能不懂顧氏眼神裡的意思，彎唇笑了笑，道：「娘，人死過一回，許多事情就看透了、想通了。我不會再像以前一樣，我要帶著妳和安樂，一起過上好生活。」

「安寧……」顧氏再度哽咽，話都說不出來了。

施安寧長吁了一口氣，上前握緊她的手，「娘，過去都過去了，咱們以後好好生活。」

「嗯，嗚嗚嗚……」顧氏低低的哭了，心裡更加自責。

「別哭了，對肚子裡的孩子不好。」

顧氏僵住，抬眼看著施安寧，不安的問道：「安寧，想不想知道妳的身世？」

「不想！」她的身世？她清楚，自己是來自異世的一縷魂魄。見顧氏愣愣的看著她，施安寧暗嘆了一口氣，又道：「我剛剛不是說了嗎？過去的就揭過去，咱們只看未來。」

「哦，好！」顧氏總算明白她的用意，釋懷的笑了。是啊！十七年了，過去的還有什麼放不下的。

「睡吧，我把這些翻個面，也要睡了。」淺淺彎起嘴角，施安寧走到炕前，把上面的猴頭菇逐個翻面，又在炕洞裡加了柴，這才躺到顧氏身邊，她和施安樂把顧氏圍在中間。

「娘，要不我睡到安樂那邊，方便妳起夜？」

「不用，這樣很好。」被子裡，顧氏拽過她的手，輕輕放在自己的腰上。

翌日清晨，天剛亮，施安樂和顧氏就醒了。

「噓，小聲點，別把妳姊吵醒了。」顧氏提醒道。

施安樂抿嘴笑了一下，點頭，穿好衣服就飛快跑去看炕上的猴頭菇。

炕還是熱的，烘著的猴頭菇有一股清香味撲鼻而來，施安樂想往炕洞裡再添些柴，可又怕做錯。她想了想，還是和顧氏一起去廚房準備早飯。

施安寧舒服的翻了個身，手往一旁摸去，空的。她睜開眼，發現顧氏和施安樂早已起床。她一骨碌就坐了起來，鞋都沒穿就衝到炕前，看著上面的猴頭菇，她咧嘴一笑，拿了一個放在鼻前聞了聞，又檢查烘乾的程度，滿意的點了點頭，一個晚上有這樣的成果，已經很好了。

「姊，妳起床啦？」施安樂探著小腦袋，從房門口看進來。

「起來了，妳怎麼不叫我起床？」

「娘瞧妳睡得香，便沒捨得叫妳。再說了，這家裡一大早的也沒啥事。」施安樂走了進來，看著炕上的猴頭菇，問道：「姊，還要往炕洞裡燒火嗎？我剛在外頭看了，今兒個怕是沒有太陽。」外面的天氣陰陰的，不會下雨，但也應該不會有太陽。

「那就燒吧。早點烘乾了，咱們早日拿到鎮上的醫館。」

「姊，後天就是趕集日，咱們要去鎮上嗎？」

後天？施安寧低頭看了一下炕上的猴頭菇，點頭，「行！那咱們後天就上鎮子去。」

「欸，那姊梳洗一下，咱們先吃早飯。」施安樂笑咪咪的出去了。

施安寧在房裡折騰了很久，才把衣服穿好。看著那洗白的裙子，她感到十分不便，以後等她有銀子了，一定要做兩套褲裝，方便上山下地。



早飯還是粥，沒辦法，家裡僅有這點吃的，還是孫婆婆給的。不省著點吃，怕是又要餓肚子了。施安寧希望這猴頭菇能賣出去，多換點銀子回來，這樣就不要再挨餓受凍了。

「娘，炕上的東西，妳每隔半個時辰就翻一下，炕洞裡的火不用太大。妳一個人在家裡要小心一點，我們很快就回來。」施安寧交代了一番，拿著柴刀就和施安樂一起上山。

Crescent